

从十来岁时,买第一本书《革命烈士诗抄》算起,我买书的历史已有半个世纪了。中小学时代,缺乏经济来源,所买之书寥寥,邻居有本《唐诗一百首》,我很喜欢,欲买而书店无货,只能借来抄录。1968年参加工作,虽有了收入,却无书买。后来偶开介绍信去福州路买“内部书”,记得买到过康德的《宇宙发展史概论》、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以及《各国概况》之类的书籍。大约70年代中期,买得郭沫若的《李白与杜甫》,是意外的收获。

1978年入大学,读中文系,买书益多,学校有一书亭,彼时新出之书甚多,几乎天天跑书店,闻有新书,同学之间亦互相转告,我曾作“买书”的顺口溜形容当时情景:“路上忽闻新书到,拔腿便往书店跑,穿过草径踏小桥,两三同学迎面笑:今日你可来迟了。”买书,

买书

尹荣方

似乎是那时学生的普遍嗜好,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了。我所买的书,涉及文史哲各个方面,那时似乎到处都是对于知识有饥渴感的人,买到一本心仪已久的书籍时的喜悦,至今难以忘怀,记得买到歌德的《谈话录》、朱光潜的《谈美》等书时,都是一口气读完的。

大约是80年代初,一个周六的下午,到福州路古籍书店,门口一青年

拿一本《瓜豆集》出售,开价一元,那时我已知知堂之名,毫不犹豫地买下这册初版本,一读之下,引起我对知堂文章的兴趣,后来又买了不少知堂作品的影印本。数年后,知堂突然大红,而我对知堂已知之不浅矣。

逢出差与旅行,亦必逛书店,一次游福州“南禅寺”,忽见明人《竹窗随笔》摆在案上,这是寺院自印我久觅不得的书,自然狂喜。在四川峨眉山,则买得《景德传灯录》,也是他们自印的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。”王国维说这是做学问的境界,我于买书时亦常得之。

90年代后半期,出版业空前繁荣,书籍种类之多令人惊叹,尽管书价扶摇直上,我买书的势头有增无减。书多货滞,一些大型书店开始设特价专架,特价书店也纷纷开业,于是买了大量的特价书,如《张中行作品集》一到六集,每一集都有六百多页,一集只卖十元;李泽厚的《世纪新梦》,黄裳的《黄裳散文精选》等,也只卖十元。而一些学术名著如郭沫若的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、杨宽的《西周史》等,都以二三折低价购得,十分开心。《张中行作品集》记得买了二十余册,好多



作为奖品奖给学生了。近年盛行网上购书,我也不能免俗。网上购书价虽便宜,然既乏翻检之乐趣,亦因仅凭书名购书,时有名不副实,所以到书店时大感失望,所以我仍时常光顾实体店,然发现书店多有歇业者,书店的顾客似日渐稀少。

我常去的万象书店,亦不景气,图谋减少开支。此店店主早已熟识,常为我推荐图书,今年上半年万象书店无奈搬迁,店主送我购书券若干,说你还要来哦。我说,希望你们坚持下去,不然的话,我们到哪里去溜达呢!万象新店比以前小了,然仍辟出一席之地,设桌、椅若干,供人阅读,甚为难得,我想,这也算得上海的一种文化风景吧!上月我又去买书,发现店主已经易人,我选了六七册书,结账

时,新店主察看了我的购书记录后说,现在会员购书八五折,你还是八折吧。他还给我的会员卡作了处理,说,你这是八折卡了。

买书半世纪,未见书店如今日之冷清萧条者,这当然不是我所愿意见到的,然我能做些什么呢?大约只能多买几本书,一则满足自己的需求,二来也算是对他们的支持了。我买书五十年,架上插书,约略计算,已有二万。花甲之年,记忆力大不如前,唯买书经过,很多仍历历在目,给我带来许多温馨的回忆。人或谓买书、读书乃书生伎俩,有何稀奇。但我要说,对爱书者而言,书中自有奇趣,不曾或不能领略书籍趣味者,其人生或有缺陷,也未可知。所以今后我仍会不断买书,因此我希望实体店能有所存留才好。

新春佳节,晴和吉祥,小区内蜡梅繁枝密萼,竞相怒放,几案水仙则清丽脱俗,幽香袭人。闲中,检出旧藏陈鸿寿花卉册页二帧,一为水仙枫叶,一为翠丛蜡梅,皆纵逸驰宕,不袭故常,啜茗展玩,芬芳在手,其乐融融。

陈鸿寿绘水仙枫叶(见图),设色纸本,纵235厘米,横307厘米,题款曰:“苦瓜和尚画水仙枫叶,专师元人,一叶一花皆得天趣,不必拘拘于形似也。此帧仿佛似之。嘉庆七年岁在壬戌四月重游燕台道出吴苑作,钱唐陈鸿寿。”钤朱白文印“鸿寿之印”。

引画水仙自左下向右斜出,取汁绿以粗细有致、劲捷松灵之笔写出水仙长叶,其错综交叉及翻转之姿,或枯或润,松秀简淡之状,皆笔随意转,形中见神。花朵二三,若隐若现,虽不求似,却清丽洒脱,尤具神韵。水仙之左侧,红枫一枝,向上横斜,转折多姿,红枫小叶数片,显幽冷之致;而斜向右上方的大片红枫,则疏旷舒展,与水仙相映争清,清逸之趣盎然。

陈鸿寿生平于学,善解通感,书画篆刻皆以资胜,兴到之处,发为欢愉幽幽之思,崎嶇磊落之慨。才丽气壮,个性鲜明。画中题跋尤多精辟之言,如“作画以空灵奇想,上一花一草随意写来,便成逸趣,非拘拘于形似者所同日语也。”“余谓画之道,不必求异于人,亦不必专求工整,而落落写来,自合于古”。从其多处画跋中可见,其借鉴前贤甚广,如沈周、青藤、白阳、八大、石涛、南田、冬心、陈撰诸君,皆有取法,但贵能遗貌取神,融会贯通,以松灵为趣,为赏音发浆。

此册页作于1802年,距今已210年整。陈鸿寿(1768-1822),时年35岁。陈氏一生萍踪纪录不全,常赖书画篆刻款题补入。本年陈鸿寿至京师,游卢沟桥,泊天津门,行郊城道中,游历甚广。而此册中之“重游燕台道”则为初见,案“燕台”即“黄金台”,故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,燕昭王筑台以接待贤士,故称“贤士台”,又叫“招贤台”。陈鸿寿二次至此,应为重要资料。

此年也是陈鸿寿书画篆刻创作的黄金期,书画创作颇丰,并为郭麐、刘墉、陈文述、陈希濂、孙古云、曾燠、袁寿培等友刻印,据专家统计,本年见存刻纪年之印有21件,为最多年份。此年三月朔日午后,长陈鸿寿六岁的挚友陈豫钟为其刻白文印“陈鸿寿印”,其长款曰:“余自丙午年始与曼生交,至今无闲言,其学问文章固不能望其项背,即书法篆刻,生辣而气横,亦为余所未逮。至工致具体,自谓过之,兼请质之铁生九丈,以为然否?”先辈前贤的坦诚相见,道义相接,令人神往!

上品味着英式红茶,聆听埃尔加的音乐,优享下午清闲并带点儿“小资”的时光。

听惯了德奥、俄美音乐作品的旋律,再来聆听正宗的英国律吕,另有一番风韵和情调。在音乐会上,演奏家们极少演绎英国作曲家尤其是埃尔加的作品,有时候为了热热场或者加演,来一段埃尔加的《威风凛凛进行曲》。其实埃尔加的作品有着英国人含蓄稳重的特性,注重旋律的色彩变化,融高雅的陈述与流行风格于一体,听来并不凝滞与沉闷。再者,他的第一第二

纵逸驰宕 不袭故常

陈鸿寿的花鸟册页
童行方

手机丢了以后

赵荣发

那天晚上临睡前,我习惯性地想把手机关了,却找来找去也不见它的影子。我用床头柜上的电话拨通了手机号码,想等铃声响起时再速住它,谁知话筒里却传来一个提示:“对不起,对方已关机。”

我的心“别”地一跳,猛然觉察到出了问题!当天,我在下班路上接到老婆电话,说她今天去看小孙女,晚上就住在儿子家了,让我“晚饭自理”。我答应后便临时去了趟超市,买了盒速冻水饺和几样零碎东西,却全然没注意到此后再无手机铃声响起。

手机电池还有三格,它不可能自行关闭,看来,它是我搞丢了。我不免感到沮丧。钱打了水漂不说,所有的信息,包括朋友们的电话号码也都散落成一地鸡毛,这个麻烦搞大了。

正懊恼不已时,家里的电话响了。是我的一位朋友打来的:“老哥,你的手机怎么老关着?”“唉,别提了。”我叹了口气,把情况说了下,“我把手机给丢了。”“是吗?那你赶快先挂失。对了,你手机设密码吗?没有?坏了坏了,没有的话,你只能明天再到营业大厅办手续了。”我诺诺而应,最后问他:“这么晚了,你找我有什么事?”“没什么事啊,只是觉得你老是关机,怕你被人劫持了,所以有点放心不下。”

“呸,我这个穷光蛋还能有这般魔力吗?”我一下子被他逗笑了。

几分钟后,家里的电话又响了。是儿子打来的:“爸,我发你短信,问你今晚的篮球赛看了没有,怎么连个回音也没有的啦!”“回个魂啊,你老爸的手机都丢啦!”“真的?”儿子却兴奋起来,“嗨,你的手机也该淘汰了,我给你买只新的!”“你给我免了吧,这事我自己会解决的,用不着你操心。”我不再噜苏,心里又宽松了许多。

关心的话还有,稍后,我又接到两个电话,一个是老婆听了儿子报信后打来的,一个则来自另一位朋友。原来他接到先前一位朋友的电话,也特意来安慰我。“我告诉你,现在手机丢了,只要到电信公司办个手续,就能把原来的号码保留下来。”朋友说,“不过,你三亲六眷狐朋狗友们的号码是要一个个重新找回来啦!”

“没问题啊!”我再次笑了,“我其他东西没有,辰光有的是,其他号码不能不补上,你的漏掉了才省心呢!”

说话间,夜已深了,我焦躁的心也逐渐平静下来。第二天早上,我起床后先给单位领导打了个请假电话。单位刚换领导,看上去挺刻板的,我可不能轻易落下个坏印象:“领导,我昨天把手机丢了,待会儿得先到电信公司营业大厅办理挂失手续,所以要请会假,晚一点上班。”谁知领导一听,居然大方得出奇:“噢,噢,这事是得抓紧去办,单位里的事情,你回来补上就是了。”

我十分爱读香港作家董桥所写的散文,无论是他的游记、纪事,或对书画文玩的赏析以及日常生活的描述皆令人心仪。他的散文兼有中西养和韵味,细腻精致,既有东方的清淑蕴藉,也融西方的典丽浪漫。尽管有人说他的文章美则美矣,然几同“人妖”哉。我却不以介意,有些人总以为“文章是自己的好”。

《董桥文录》里的一篇散文中,董桥描述他在英国伦敦小巷茶坊喝下午茶的细节,读之不忍释卷:秋天午后,穿过树林斑斓明媚的阳光,透过古

埃尔加与红茶坊

郑菁深

朴的玻璃窗,投射在悠闲品茶老人侧脸的景象,宁谧超脱得像一首王维的禅宗诗,又如英国管低吹着佩里的英国民歌《多年以前》似的幽恬而温暖。

可惜他的文章极少谈音乐,真有点予人以怅憾。不过董先生旅居英伦对茶坊的描绘在我心中漾起遐想的涟漪。他所说的茶坊就是红茶坊,就是在静僻的下午静静地喝着香醇馥郁的红茶,有着与喝咖啡和绿茶不同的况味与韵

致,至少沾点儿英国贵族的气质和奢适。

记得那天下午偕友游览浦江镇的召稼楼,古镇小巷里商家栉比鳞次、游者挤挤挨挨,与其他古镇并无二致,只走马观花尔尔。忽见街巷一侧有一片田园红茶坊,果然别具一格,遂傍梯而上。整个吧厅氤氲着淡水平红的灯光,同样色调的墙上挂着英国村野的丝绵锦画,颇有些英国风景油画家泰纳的风格;桌面上摆着镶着金边的杯盏,杯中缕缕热气在英国作曲家埃尔加《大提琴协奏曲》淡淡的感伤气氛里袅娜。我和友人靠在沙发



我叫汤贵郎,今年101岁了,14岁那年我被从启东卖到崇明新河镇新桥村,成了童养媳,从此一辈子都住在这个村里。

我虽然年纪大了,但是不服老,样样事情都想自己做,看到藤椅的扶手坏了,我都会拿块布头把它修好。

我一辈子生育了6个子女,那个时候要养活6个子女可不容易,不勤劳就吃不到饭,我早出工,开夜工。白天地里干活,晚上纺纱织布,从来没有闲下来的时候。年轻时干重活,上了年纪了,就做些摘棉花、锄草之类的轻活。

我还有个习惯,就是喜欢用温水洗脚。每天醒来后,就用温水洗脚,从大腿洗到脚趾,再从脚趾向上洗到大腿。反反复复地洗,直到双脚全部发热。早上醒来洗一回。晚上睡前洗一回。几十年如一日,雷打不动。

我儿子每天给我烧四瓶开水,我常常不够用,我就自己烧水。我家里没有用液化气,用柴火烧水,别看我100岁了,烧土灶泡开水一点问题没有。

我看电视、听广播,听说要低盐,要吃新鲜食物,少吃腌制食品。家里为了少吃盐,用了控盐勺,但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觉得“吃得要咸,喝得要甜”,小辈给我烧的菜我嫌太淡,等他们一转身,我就自己偷偷加盐或酱油。被他们发现了,就呵呵笑笑。

家里人都希望我吃鲜鱼鲜虾,但我偏偏对咸鱼“情有独钟”。我还特别爱干净。家里里里外外收拾得清清楚楚。身上的衣服干净整洁。头发梳得纹丝不乱。看到客人来,指指自己身上,问问人家“邋遢吗?”我从95岁以后耳朵有点聋

了,但眼睛一直很亮,记忆力还不错。村里人来看我,总要考考我:“老太太,你认得我吗?”真是小瞧我,别看我年纪大,但是这是人家的儿媳妇,那是人家的孙媳妇,我见过一面就记住了,所以我从来都没答错过。

我平时也就是在家附近转转,远的地方不敢去,怕车。我家院子里种了好几棵桂花树。桂花开的时候,满屋子都飘香。我最喜欢坐在门边看风景,看小辈们忙碌,跑进跑出。我一生没进过学堂,不识一字;也从不得病,一辈子没进过医院。我的人生就这么简单。(鲁哲整理)

十日谈

明日请看《93岁还能种橘子树》。

澳洲寿星活养生